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龔提身

謄錄監生臣周翥華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四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崔光 子劼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

守於河南立兾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兾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黄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

使持節爲陜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毁恧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巳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髙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

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

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
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
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
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
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
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
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
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

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
大亂令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
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
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
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
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
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令或有自賤而貴關預
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

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䰟義陽屯師盛夏未反
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
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
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
爲人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弊易
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
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
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

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
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
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
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
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
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
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
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

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
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
弗加沾濡不及而玆菌歘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
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脩德咸
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
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鵶鵲巢于廟殿梟
鵩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誡
且東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人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

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
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
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
東宮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
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
即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為傅之意令明帝
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
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

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
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禄大夫侍中監如
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
帝於東宫安撫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
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内呼侍
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
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
武初崩太尉趙憙横劔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

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黄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

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十二月太師髙陽王雍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没使卿大夫聘春秋

紀陳齊宋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候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

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華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恱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剥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閲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

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脩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

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秃鶖鳥於宫内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秃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曺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瑧惡鵩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况今親入宫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

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豢養之禽必資魚肉
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
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
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
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顧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
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
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
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來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

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强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容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䫝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

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
讀之處未甞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
軍開府兾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劒依
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
慼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
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
國詩以荅之國别爲卷爲百三卷焉光寛和慈善不忤
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爲人故爲氣

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
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
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
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
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
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黄門則讓宋弁爲中書
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
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

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
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
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
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
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
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踈畧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
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别有集光子勵字彦德器學才德
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

爲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
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
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
加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
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
州刺史勵弟劼
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
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

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
勤慎甚爲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爲祕
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
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
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
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
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脩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
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

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竝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

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

鴻字彦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爲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

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茍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黄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

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髙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畧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録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黄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

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

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懸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厯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兹人事光彼天

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
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虵遼
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畧孤微
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内脩德政外抗諸
偽并與之人懷寳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
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
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畧闡曜威靈農
戰兼脩埽清氛穢歲未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

然鞠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
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
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
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
定爲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
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
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
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

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搆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稽以長歴考諸舊志删正差謬定爲實録商較大畧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

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覩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

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廼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

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䳒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從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頴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

年爲城人王早蘭寳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
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
涉歷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覲
羽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瓚
爲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山太
守祖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
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擕亮依

其叔祖輿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

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

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
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
常侍仍爲黄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
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
省億計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頼焉侍中廣
平王懐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
懐不通賔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懐恃親使忿欲陵突亮
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

孝明曰廣平麤踈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内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驲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怗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

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橋難成立亮曰晉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

吏部事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

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畧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令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惡

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

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亦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
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
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
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
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
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
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
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

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

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秉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

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

橋東堰穀水造磑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
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强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北
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
以子乾𦍑繼乾𦍑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士和初為司
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髙選僚佐以為都督府長史
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
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中司空
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以士

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少時踈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廵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

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渾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師因問己荅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賊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悌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倂特相友愛

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

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欲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刑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東道軍司

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

當時皆爲瑩求寛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
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
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
得失之間榷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
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
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令加撿捕一坊之
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
矯嗇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

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為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

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
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
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絶誡
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禄命有限無容希
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冐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
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
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
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

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
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
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頊横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
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静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
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
伯爲青州别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
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
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

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晧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諭止也貴平逼之不得

已先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爲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涵武定末殷州别駕脩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大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

可爲歎息刺史至州辟爲主簿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兾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兾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説道固以爲

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容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鄰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僚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踈畧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

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
也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
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
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
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
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
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
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

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並以刀斂自衛若怨讐焉祖螭小字社客普泰初反尒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偽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

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北史卷四十四

北史卷四十四考證

崔光傳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勢字監本注云闕今從南本增入

崔亮傳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魏書敬遠作隱處又以其賤出上有亮字

道固傳畢固依依也○一本畢字下有捺字今從監本

北史卷四十四考證

北史卷四十五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胄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同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爲

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游爾齊帝崩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爾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業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内難未已不願為南兖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

等棄毋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壃埸且欲覊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人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

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絶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温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

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靖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茌縣遷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

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内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彦先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彦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爲别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彦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

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兖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

書加金紫光禄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兖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隠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髙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毁又表毁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黄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

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
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
殺之朝野稱寃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
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
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
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
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
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幍不見小有罪

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掃灑植弟瑜叅衍竝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飈

壯果有謀畧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賂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黄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縣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

免官後徙封濯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
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
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
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
時爲州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
雍目之不覺觧顔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
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
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

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俟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

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甄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令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来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

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畧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

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禄執事後歷建興河内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荆州詔衍爲别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荆州衍大破之荆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别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

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

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

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

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

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

夏陽縣子縉襲縉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

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

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女逵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材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

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楯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内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瑋鄉郡相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禄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

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大中大
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
酒自娱遷光禄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内
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
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闔慶嗣天水
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
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

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甍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邱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珎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珎斬其父子送首於京

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
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
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
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
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
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
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
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歳餘頻表解

州宣武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歴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娱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産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罇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歴華瀛二州刺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頼興之計求分邑戸五百封之宣武不

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竒之議欲更以二百戸封頻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閒債猶數十餘疋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閑必擊我也

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
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
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
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
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
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餓而心悶而死洗浴者
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

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爾脫
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
及共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共靈前仍共酌飲時
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共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
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爾共家客雍僧明心有畏
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共從兄欣宗云今是
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
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共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

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閲儆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眘等言其眇目癎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

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
頼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爲竒士
歴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
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歳殊無宦情後
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䕶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
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
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

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懐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内饑儉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

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仕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

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凡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尋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別將

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
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
稱又從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义兼賂义父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
卒贈衛尉少卿子鄖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
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
軍主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

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
納之響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
有清稱再遷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
乂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飜復爲郡當恨恨爾
世猶白儀同之號起自鄧隲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
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
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畫爲
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頳川天平初元洪威

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畧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氐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邱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龎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

天興等謀以梁州内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
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
克全勲欵悅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
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遥文遠
文遥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
文遥奮劔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
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顔屏人密問於是
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縣中震肅奸

叔息止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刺史善於綏納
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
唯文遥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
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遥有遺愛復
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
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
果乃擕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

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讐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

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

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擄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

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
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
蔬食猷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
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
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
守清貧而政寛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
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
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

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
滑稽多智文秀板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
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
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兖讜
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
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
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

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
等皆敬重之髙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
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
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
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
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
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

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贖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

眏眏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眏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眏眏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材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

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
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
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
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
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令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
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
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
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

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尒朱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俄然橋絕賊没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

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竝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三日便欲大縱

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妹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牢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欵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

人表乞藻爲駃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遥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

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别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
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闕才非古人庶亦不留
賊虜而陛下輙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
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
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録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子紹
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爲其國郎中
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㓜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百姓父母竝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爲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

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
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
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
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
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
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
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
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既競

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爾裴叔業又圖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

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

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郾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郾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僊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僊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僊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

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
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
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
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
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
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
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
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爲南兗州刺

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

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伷伷子遘石季龍太常祖

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竝有材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甞謂人曰吾昨夢夜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材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

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磝碻時融始死玄謨強引

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

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

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

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

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

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

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

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胥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

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
齊人知㸃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
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爲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
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
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厲聲言垣公垣公
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
孝武見而禮之拜兖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兾司馬帶
魏郡後二人俱還建業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讐而乾愛

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爲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

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
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
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
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
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
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
仰其德化思爲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
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

祖悅過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

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冦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劔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冦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

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崑崙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内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暨眼而殺之暨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子敬和次敬仲竝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坐州聚歛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

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中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躭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怖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竝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

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

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録先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爲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黄門侍郎光禄大夫靈太后反政以乂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爲本州改瀛州刺史爲政清静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

怡然爲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勑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晧字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竝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蒱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

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蓨人也從祖金神䴥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竝相親友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請長

安丗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禄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竝拜焉

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
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璧給事中恃慶弟
仲信恩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
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
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
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
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

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詮悅等竝歷位清顯

甯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竝有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竝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還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頴川太守還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閑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竝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録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

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欵戶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業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旌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漼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

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茁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傅永竪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竪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䰟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乂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北史卷四十五

北史卷四十五考證

裴叔業傳叔業乃遣子芬之○芬監本訛分今從本傳改正

後從封山茌縣○茌監本訛在今改從南本

尤長釋典善談理義○典監本訛興今改正

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魏書無子字

雖持義未精○持監本訛特今改從閣本

北海志在沉湎○湎監本訛酒今從南本

身被五十餘創○創監本譌鎗今從閣本改

夏侯道遷傳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京魏書作涼

道遷兄子抱夬○抱夬魏書作彝

李元護傳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爲不軌○柳監本譌聊

今改從魏書

支骨稍消○稍消魏書作消削

席法友傳子鄙襲走關西○鄙魏書作鷗

王世弼傳後除東秦州刺史○秦一本作徐

又工摹畫○畫監本訛書今改從閣本

淳于誕傳具先太山博人也○博閣本誤中今改從魏

書

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子建謂魏子

建也監本訛于運今從上文改正

張讜傳不能梳沐○梳監本訛疏今改從南本

李苗傳苗出後叔父畎○畎魏書作畧

劉藻傳或拒課輸或害吏長○吏長一本作長吏

奉詔還軍乃不果克○果克監本訛克果今改從魏書

傅永傳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倒監本訛到今改從

魏書

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監本脫既平二

字今從魏書及閣本增正

傅豎眼傳文武材幹以駕馭當世○魏書以字上有堪

字

甲不去身頻至九捷○去監本訛出今改從魏書

尋假鎮軍將軍○軍將監本誤南休今改從魏書

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魏書無左字

張烈傳字徽之○之魏書作仙

烈弟僧晧字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説有名于當世以

諫議大夫○閣本脫去此二十五字今從監本

北史卷四十五考證